

南阳作家自选集

满眸春色

宋云奇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南阳作家自选集

满眸春色

宋云奇 著

中原出版传媒集团
大地传媒

 大象出版社
• 郑州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满眸春色 / 宋云奇著. — 郑州 : 大象出版社,
2016. 9
(南阳作家自选集)
ISBN 978-7-5347-8941-0

I. ①满… II. ①宋… III. ①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②短篇小说—小说集—中国—当代 IV. ①I247. 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6) 第 158050 号

南阳作家自选集

满眸春色

宋云奇 著

出 版 人 王刘纯

责任编辑 张 涛

责任校对 裴红燕

装帧设计 王晶晶

出版发行 **大象出版社** (郑州市开元路 16 号 邮政编码 450044)

发行科 0371-63863551 总编室 0371-65597936

网 址 www.daxiang.cn

印 刷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8.75

字 数 250 千字

版 次 2016 年 9 月第 1 版 201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45.00 元

若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印厂地址 北京市大兴区黄村镇南六环磁各庄立交桥南 200 米(中轴路东侧)

邮政编码 102600

电话 010-61264834

总 序

南阳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文化底蕴厚重,文化资源丰富,文化名人辈出。理清南阳文化发展的脉络,才能更好地探寻南阳文化发展的道路与方向。通过这几年对南阳的了解与感受,我认为文化是南阳最突出的城市符号,是南阳未来发展的宝贵资源。

南阳是汉文化的昌盛之地,其标志性无可取代。早在战国时期,南阳就是全国的冶铁中心,农业、手工业都十分发达。西汉时,南阳“商遍天下,富冠海内”,为全国五大都市之一。东汉时,光武帝刘秀发迹于此,故南阳有“南都”“帝乡”之称。经济的繁荣有力地推动了文化艺术的发展和昌盛。两汉三国时期南阳名人荟萃:张衡的科学成就举世称誉,因而他被列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以“医圣”张仲景为代表的汉代医药文化是中华民族乃至世界医药文化宝库中的瑰宝;足智多谋的军事家诸葛亮成为人类智慧的化身。南阳的文学、乐舞、绘画、雕刻等艺术门类异彩纷呈,各领风骚,在整个汉代文化艺术中占据着举足轻重的地位。特别是最能反映汉代艺术水平的南阳汉画像石和汉画像砖,朴素而不单调,豪放而不粗疏,被世人称为“东方艺术宝库”。

南阳是河洛文化、荆楚文化和秦巴文化的荟萃之地,其多样性特色鲜明。南阳文化既有河洛文化的典重质实,又有荆楚文化的清奇灵

巧,还有秦巴文化的苍凉豪放。这是南阳自古以来优越的自然环境、发达的水陆交通和良好的社会经济环境决定的。南阳境内山川秀丽,河流纵横,分属长江、黄河、淮河三大水系。从春秋战国时期起,南阳郡为秦、楚等国与中原各国的交通枢纽,由关中向江淮此乃孔道,由伊洛向荆襄此乃要冲,既是南北交通的咽喉,又是西北通往东南的必由之路。发达的水陆交通和优越的自然环境不仅为南阳的经济繁荣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更为河洛文化、荆楚文化和秦巴文化在这里的交融与发展奠定了基础。

南阳是文脉相承的兴旺之地,其稳定性十分罕见。得益于优越的自然环境和区位优势,并且较少受到战争的影响,自古以来南阳文化都十分发达,兼容并包,千姿百态。兴旺的文脉如长河奔流滔滔不息,从未中断。自两千多年前到现在,南阳可谓“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以“科圣”张衡、“医圣”张仲景、“商圣”范蠡、“智圣”诸葛亮这四圣为代表的历史文化名人灿若群星;“二十四史”里有记载的南阳历史文化名人超过 800 人。到了现当代,南阳名人仍然层出不穷。目前,仅南阳籍两院院士就有 19 人,占河南籍两院院士的三分之一。另外,还有以姚雪垠、二月河等为代表的南阳作家群等。

先辈留下的丰厚文化资源为我们开展文化建设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有利条件。我们要在传承和保护南阳厚重文化的基础上更好地创新与发展,充分发挥文化引领风尚、教育人民、服务社会、推动发展的作用,使文化成为实现南阳跨越式发展的新动力,成为南阳城市发展

的终极竞争力,这是我们共同的历史使命。人类前行到今天,“文化是根,文化是魂”的共识更有力地彰显出文化本来应有的鲜明印记。如果说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那么,一个国家对民族精神的塑造肯定是文而化之的结果。在这个过程中,文学无疑充当着十分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民族精神最形象、最直接、最生动的体现,而且代表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文明程度。毫无疑问,南阳作家群在南阳文化建设方面发挥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南阳现有国家级作协会员 30 人、省级作协会员 340 人、市级作协会员 450 人,其中在全国知名或有相当影响的就有十数人。南阳作家群以整齐的阵容、众多的人数、独特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坛筑起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不仅成为文学豫军的重要力量,而且在中国文坛具有相当大的影响,是南阳当之无愧的文化名片和南阳人的骄傲,堪称南阳文化建设的一面旗帜。

近年来,南阳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并支持南阳作家群的发展。为建设人才队伍,培养文学新人,南阳成立了南阳文学院,加强了《躬耕》杂志、《南阳日报·白河副刊》等文学阵地的建设,为南阳的文学创作营造了良好的环境。全市广大作家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深入生活,扎根群众,创作了一批精品力作。这次我们从南阳老中青三代作家中遴选出 35 位代表,将其优秀作品以“南阳青年作家丛书”和“南阳作家自选集”两套丛书的形式结集出版,这是南阳文学发展史上空前的举措,旨在助推南阳文学创作,全面系统地展示南阳当

代作家的整体实力,为南阳转型跨越、绿色崛起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希望这种助推能够成为南阳作家投身文学创作的新动力,期盼各位作家在个性化的文学创作中获得更大的成功。

中共南阳市委常委、宣传部长 王新会

2015年11月19日

目 录

爱与死 ____ 1

火神 ____ 32

魔魔 ____ 40

笑祸 ____ 60

失重 ____ 71

喜丧 ____ 79

绝症 ____ 93

体验爱情 ____ 116

与美女同行 ____ 132

城市里的狗 ____ 145

恍然若梦 ____ 182

人狗之间 ____ 232

花癲或者追求爱情的女人 ____ 238

满眸春色 ____ 266

爱与死

接到母亲的电报,我顾不上向系里的老师说上一声,只简单跟寝室里的同学交代了几句,让他们代为请假,便着急忙慌地登上了归家的列车。

列车长鸣一声,驶出车站,坠入无际的黑暗之中。笼罩在无际暗夜里的中原大地显得空阔辽远、静寂而幽深。急速飞驰的快车,轰轰隆隆咣咣当当地狂暴焦躁尖厉地啸叫着,在幽远深邃的夜的幽深空间里奔向远方……

在经过了漫长等待的烦恼憋闷之后,乘客们大都在列车快意冲刺的过程中渐渐进入昏昏沉沉摇摇欲睡的梦境。而我却彻夜难眠,我的脑际装满了母亲发来的电报的内容和关于蓉姐的记忆碎片。幼年的往事,似缠绵浓烈的漫漫水雾一般朝我罩来……

—

“蓉蓉出大事了,急盼你速归。”母亲的电报这样说。

手捧电报,我迟疑又震惊:像蓉姐那般聪明伶俐的人,能出啥事儿呢?可是,如果没有大事儿,母亲怎么会让正在紧张准备期末考试的我立马回去呢?我揣摩再三,怎么也揣摩不出个所以然来。可母命

难违,亲情的牵连使我不得不抛下功课,毅然踏上归途。

一个身穿红花袄、头扎羊角辫儿,约莫十来岁的清秀女孩儿,蹦蹦跳跳地朝我飘来……这就是我最初记忆里的蓉姐——约莫比我大七八岁的姑家表姐。我和蓉姐小时候同住一村,我家在村头,她家在村尾。蓉姐的上边还有一个比她大四五岁的哥哥。可能因为蓉姐是个女娃儿,姑姑又过早亡故,她在家便常受姑父的白眼和表哥的欺负。于是,蓉姐有事无事,便常常往我家跑,有时甚至十天半月都吃住在我家,姑父和表哥也不来喊她。于是,我和蓉姐从小就玩得很熟,跟亲兄弟差不了多少。

也许是小时候缺少亲情抚爱的缘故,蓉姐从小就具有一种男娃子的性格。我小时候胆小怕事儿,我们一起出去玩儿时,她就是我的保护伞。遇到有人欺负我,蓉姐总要和人家拼个你死我活,就是打不过,她也死不认输,摔趴下再爬起来,咬着嘴唇再往上扑,那种咬牙切齿披头散发一副不要命的疯劲儿,让再强大的对手也不战自溃。正因为如此,我最喜欢跟着蓉姐出去玩儿。我常常吸溜着似乎永远都吸溜不净的黄鼻涕,光着一双沾满灰土的褐黄色小脚儿,像个跟屁虫儿似的整日撵在蓉姐的后面。我们一起在开满杜鹃花的山坡上追蝴蝶逮蚂蚱,一起去荆棘丛生、虫蛇出没的山沟里拾柴火剌野菜……蓉姐去哪儿我就跟到哪儿。母亲找我,只要看见蓉姐的影子,就算找着我啦。

蓉姐在镇里上初中时,因为路途远,大都吃住在校。有一次上自习课时,蓉姐向周围的几个男生问问题却无人理茬儿,于是她便寻机报复。当天晚上,熄灯铃响过,宿舍里的男生都按时熄灯睡了。此时正值盛夏暑天,许多男生热得都只穿一条裤衩儿,甚至还有不少人干脆一丝不挂,光溜着身子躺在凉席上。正惬意时,突然门开灯亮,蓉姐装成老师的样子背抄两手立于门口,憋粗嗓门儿大声喝道:“你们为啥都不盖东西?都这么不讲文明啊!嗯?”一声喝叫,只唬得一个寝室里的男生,都像马蜂窝儿炸营一般,一个个东奔西突上蹿下跳,胡乱抓起一件不管是单子还是被子之类的东西,从头到脚捂了个严严实实。另

有一些慌乱之中找不着东西遮身的男生，干脆一头钻到床底下，抖抖索索半天不敢露出脑袋来。自此以后，男生们再也不敢轻易怠慢、欺负蓉姐了。

然而，蓉姐毕竟是个女孩子，长到十五六岁就有了男女的意识。蓉姐初中毕业后没有再上高中，回到村里之后，就再也不跟男孩子们玩了。此时的蓉姐已经出落成一个有模有样的大姑娘了：她那原本平平的胸脯鼓了起来；草黄色的瓜子脸上不知不觉间洇出了好看的胭脂色；两只睫毛很长的大眼睛再瞅人时，已不再是直愣愣地看，而是灵光一闪欲看还羞，朝外散射着令人神魂颠倒的无尽春韵；一条合成一股又粗又长的大辫子垂在腰际，走路的时候飘飘忽忽左右摇曳，叫你情不自禁地想伸出手去捉住捏摸一阵；整个人儿变得凸凹有致、丰润鲜亮、袅袅娜娜、娉娉婷婷，让人生出无尽的梦幻般的温馨遐想。

这时我已经八九岁了。已经初懂世事的，我，再跟着蓉姐下地拾柴剜菜时，就常常忘了手里正在忙着的活儿，只顾傻乎乎地瞅着她看。蓉姐发觉了，就笑着问我：“小奇，傻看个啥？姐头上有花儿呀？”

我醒过神儿来答道：“姐头上不用插花儿，姐就是一朵好看的花儿呀！”

蓉姐听罢，红着脸笑了，笑着抓起我的胳膊窝儿，旋起一个又一个诗意的圆圈儿。我也不由得咯咯地笑了。

这时候，蓉姐来我家更勤了。她到我家更勤，主要是来跟我母亲学纺花织布、缝衣绣花儿之类的女红活儿的。我最爱看蓉姐在我家学纺花织布的模样。蓉姐纺花的时候，无比优雅地坐在白玉米苞儿编成的蒲团上，一手摇纺车，一手捏花捻儿，两只大眼不瞅纺车只跟着线走；随着棉线的抽长，那柔美纤细的腰身也扇面儿似的半歪半扭地无限舒展，那白皙细嫩的小胳膊愈扯愈远愈伸愈高，等远到尽头高到不能再高了，就手儿轻轻一回，纺车就将抽出的长长的棉线轻轻地缠绕到了线穗儿上。她嗡嗡——吱儿、嗡嗡——吱儿地纺着，那铁轴上的线穗儿一会儿就胖大粗圆起来……我看得入迷了，常常故意捣蛋地伸

出手指,将蓉姐正在纺着的线拉断。蓉姐见了也不恼,只是笑着白我一眼,就又投入地纺线了。然后我就还去拉,我还想再拉的目的,是还想再看蓉姐的“白眼儿”啊!

蓉姐学织布的时候,就坐在我家那架织布机高高的横板上,两手间的木梭像一条清溪里逆流而上勇敢追逐配偶的小鱼儿,在密密匝匝的棉线排列成的狭窄河道里不知疲倦地来回穿行;她双脚蹬着织布机的踏板儿,一上一下咔嗒有声;秀美的腰身随着梭子的潜游,也一左一右地悠荡着;那秋水般忽闪的双眸,那恬静贤淑的神情,那细若游丝的蜂腰,那奔突颤动的胸脯,那随身摇摆的发辫儿,那饱满突兀的臀部……这一切的一切,简直妙不可言,常叫在一旁偷看的我灵魂出窍,浮想联翩。

每当母亲看到我这副傻样儿,就不声不响地走至近旁,冷不防拍了我一下,还故意绷着脸假装生气地嚷道:“你是个男娃儿,咋恁没出息啊!只顾一个劲儿傻看个啥?你不认得你姐呀?”

我缩着脑袋忍着疼痛,转身拔腿朝外就跑,边跑边还不服气地辩解道:“我就是不认得,谁叫蓉姐……她越长越好看哩!”

母亲听罢笑了。蓉姐也笑了。我却摸着被敲得生疼的头,一肚子委屈地哭了。

我边哭边在心里傻想着:等我将来长大了,要是能娶上蓉姐做媳妇儿该多好呀!

二

从明港车站下了火车,又坐上去毛集铁矿的火车,再换乘去桐柏县城的长途汽车,然后下车再步行二十几里,就回到我魂牵梦萦的家乡了。

几年过去,家乡已经发生了不小的变化。山还是那葱绿青翠的山,水还是那淙淙潺潺的水,路还是那崎岖盘绕的路,人还是那般勤谨

忙碌的人。一路上两旁村庄的墙壁上，“斗私批修”“批林批孔”“阶级斗争一抓就灵”等烙着强烈时代印记的标语口号，依然历历在目。但是人们的脸上，已经没有了往日的呆滞与茫然，而是露出了从来没有过的兴奋、生动和喜悦；人们身上的衣着，虽然仍以灰、蓝、黑三色居多，但已经出现了不少的红、黄、绿、橙等鲜丽的亮色；村上的房屋也在悄悄地发生着变化，不少陈旧的土墙草屋已被拆除，一幢幢红砖到顶的两层小楼正在拔地而起。这一切都清晰确切地昭示着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远远地看见古村村头那棵几搂粗的大桑树了，我的心不可抑制地兴奋起来：就是在这棵大桑树下，我度过了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童年时光。我和蓉姐还有儿时的小伙伴们，常常趁着朦胧的月色，在这棵大桑树下玩“狼背猪”“藏老闷儿”“叨鸡”“摔跤”“野鸡翎砍大刀”“指星星过月月儿”的游戏。“指星星过月月儿”是一种比较文雅的游戏：充当“月月儿”的人被蒙上眼睛，叫“星星们”做着各种不同的动作，从他的面前一一经过。主持人在一旁喊道：“盘线的过去了，叨鸡的过去了，挑担的过去了，推小车的过去了……”过完之后，去掉蒙眼布，叫“月月儿”猜“星星们”谁是干啥的。只要猜中一个，被猜中的人就得去当“月月儿”；如果都没猜对，原来的“月月儿”就还得继续当下去……

“野鸡翎砍大刀”则是一种勇敢者的游戏：玩游戏的小伙伴们分成两队，各自拉着手远远地站开，这边喊：“野鸡翎，砍大刀，你的人马任我挑！”那边问：“挑谁哩？”这边答：“×××！”于是，那边的×××就站出队列，加速拼力地朝这边冲来。如果他能冲开这边的阵形，就可以带走这边一个人；如果没能冲开，他就留在这边的队伍里了。最后哪一方的队伍没有人了，就算输了。玩“野鸡翎砍大刀”游戏时，我经常和蓉姐排在一队，我冲阵的时候常常冲不开，老是落在人家那里。于是下一回蓉姐冲阵时，就一定更加用劲儿更加勇猛：她那两条纷乱的羊角儿小辫儿扑棱棱掙闪着，两条细瘦的胳膊飞快地前后摆动，红底碎

花儿小褂儿向后扯起飘飞的风帆,两只黑瘦的光脚腾起一道灰黄色的尘雾,“嗷”的一声冲进对方的阵形,对方的人链就被她冲开了。我就被她“夺”了回来……

大桑树后面是伟哥的卫生所,伟哥的卫生所曾经是我们那一茬儿后生们最爱去的地方。伟哥是我们古村唯一的一个高中生,在县城上高中时读过很多古书,后来只因为他家成分不好而没能上成大学,回村后就自学成才办起了卫生所。伟哥是个娃子头儿,闲暇无事,或阴雨天气,或晚黑儿时间,最喜欢给我们讲古书上和民间流传的爱情故事。当年,我们就是在伟哥绘声绘色的讲述和循循善诱下,开始最初的性爱启蒙教育的……

卫生所后面就是古村的村部和小学校了,我们小时候常在那里看县剧团和乡电影队的巡回演出,看古村文艺宣传队的节目排演……只是,一想到古村文艺宣传队的节目排演,我就变得耿耿于怀起来:我就是在看宣传队排演节目时,不经意间发现了蓉姐的“不良行为”;正是这一不经意的发现,使我与蓉姐之间产生了“芥蒂”……那是一个文艺事业特别繁荣的时期,当时小靳庄赛诗会和毛泽东文艺宣传队正风行全国城乡。古村虽然地理位置偏僻,但在上级的催逼下,也办起了自己的文艺宣传队。山里的男娃女仔们,有模有样的不多,具有初中文化的更少,像蓉姐这般身段、容貌俱佳的人,自然就成了宣传队的主角儿。

宣传队排练节目多在夜晚,利用学生不上学时在教室里进行。他们排练节目时,我经常悄悄地坐在墙角处,静静地偷看蓉姐表演。蓉姐自小聪颖,再加上县文化馆来的老师的细心点拨,她慢慢地演起节目来,居然跟县剧团和电影里演的样板戏里的人物差不了多少。

蓉姐几乎把革命样板戏里的女主角儿都演遍了,她演的小常宝、铁梅、江水英、柯湘,常博得观众们的阵阵掌声。蓉姐的嗓音美极了,比桐柏山里黄莺、百灵等善唱的鸟儿的叫声还好听;蓉姐的身段美极了,那舞台之上的柔韧飘然袅娜韵致,比在我家学纺花织布的感觉更

美十分；蓉姐的扮相美极了，天生青春俊美加上油彩化妆的艺术效果，使得她比古装戏曲中的嫦娥、昭君等古代美女更动人可爱；蓉姐的动作美极了，她演戏时那一顾一盼、一颦一笑、一招一式都做得恰到好处出神入化，撩拨得人们的心头一痒一颤，接连不断的喝彩叫好声此起彼伏连成一片。我坐在角落里看蓉姐演节目，常常忘情忘我地跟着观众叫好鼓掌，人家的掌声都停了，我的巴掌还在拍哩！于是常惹得周围的观众和演员看着我吃吃发笑。尴尬之中，我的脸便又红了……

那段时间，我真为有这样一个漂亮俊美、出类拔萃的蓉姐感到骄傲和自豪。但是后来，我突然又不为她自豪了，因为我在不经意间发现了她“不可告人”的秘密。

那是在一次节目排演之后，我突然寻不见蓉姐的影子。别的演员和围观的人都走完了，我还是没有见到她。后来我就四处寻找，学校周围和卫生所都没有，最后找到桑树边，才听到了蓉姐和另外一个人小声说话的叽叽咕咕的声音。于是，我站住了。我听见蓉姐极力地压低着声音愠恼地说：“往后你别再来找我了，要是叫人瞅见了，对我不好，对你更不好。”

另一个声音无比急切地辩解道：“我，我不管，我管不了那么多。我真是忍不住，真是忍不住啊！我是真心喜欢你，一天看不见你，我就……”

蓉姐激动地打断他的话：“我也是，我也跟你一样，可是眼下不中呀，等再过一两年……”

那个声音更加急切地说：“不不不，那样我宁可死。我绝对忍受不了，我……”

下边就没有声音了。不，不是没有声音了，而是没有说话的声音了。没有说话的声音了，却突然又有了另外一种声音，一种口唇相接肌肤相亲的窸窣窸窣的声音，一种叫人怦然心动浑身燥热的声音。我眼中的蓉姐变“坏”了，我心中的偶像倒了！我再也忍受不住了，便气呼呼扔下蓉姐，自己一个人回家了。

我听出那个声音是谁了,那是家住上庄的何新生。听母亲说,我们古村原来就一个大庄子,就是我家和蓉姐家现在住的大庄子,后来又添了上庄和下庄两个小庄子。上庄和下庄都只有六七户人家,离大庄子也都有十几里远。不同的是下庄离出山的大路近些,住的都是些由大庄子搬出去的有头有脸的人;上庄的位置更僻远,简直可以说就在山腰上,住的都是些老实巴交的山里人。何新生家就住在上庄。何新生家原来也住在大庄子,只是后来被撵到了上庄。何新生家之所以会被从大庄子撵到上庄,就因为他家是地主成分。

说到何新生家的小地主成分,还有一段戏剧性的历史典故哩!我曾经听母亲叹着气说:“咱古村就你蓉姐跟何新生俩娃儿命苦。你蓉姐就不用说了,新生硬是叫他爹给坑苦了呀!”我问:“那是为啥?”母亲告诉我:原来,何新生的祖上也跟古村大多数人家一样,穷得没有一垄地,光靠给人家打长工度日。何新生他爹是条硬汉子,硬是凭着一条扁担两只筐,蹚水翻山几十里,往返去镇上担柴卖,俭省得头发、胡子长长了都舍不得花钱剃,只用剪子剪短就了事,好不容易攒钱开了一个小染坊,后来又买了几亩地,总算混出了一点儿人样儿,却正好赶上土地改革丈量土地划成分。全古村当时分了俩名额,扒过来算过去,就开药铺的伟哥家和何新生家田地多,工作队就把他们两家定成了小地主。何新生他爹当时就气得一病不起,几年之后和老伴一命呜呼,留下何新生一根独苗儿,替他挨斗受气十几年,不知道遭了多少罪。何新生的“新生”两个字,就是老师给他起的新名字,就是叫他忘掉过去,重新做人的意思。

母亲的叙说让我的心里沉甸甸的,像坠了一块生铁砣。但沉了一阵子就又轻松了,因为苍天有眼乾坤轮回,三十年河东转河西,社会发展到了不论阶级成分的年月,何新生竟然如鱼得水,如虎归山,又学着他爹的样儿做起了小生意。他先是在庄上重开染坊,一根扁担颤悠悠挑着布挑儿四处走。后来干脆扔了扁担,买了辆黑明透亮的飞鹰牌加重自行车,满山飘荡挨庄飞。那时节在庄里,有件手表、自行车这样的

东西可是个稀罕玩意儿！何新生整日手表明晃晃、车子黑亮亮地挨庄走，一下子便在四乡八野出了名儿。虽然当时何新生的重新发迹还没有得到乡里、村里的肯定，但是古村小青年们的目光，尤其是大姑娘小媳妇们的复杂的目光，已经被他吸引得滴溜溜团团乱转了。

大概何新生就是在这个时候和蓉姐好上的。我那时还不是十分懂事儿，只觉得蓉姐不该和他好。虽然我对何新生印象不错，他一米七多的个头儿，白白净净的脸儿，见人总是先笑后说话，当然见我的时候就笑得更甜了，可是不知道咋回事儿，我就是觉得蓉姐不该跟他好。不管咋说，他当时还是地主娃儿呀！再说了，要是他俩好上了，我还怎么跟蓉姐玩啊？

那天晚上，我气呼呼地独自回家。母亲诧异地问我：“咋啦，你蓉姐哩？”

我懊恼地说：“谁知道哩！我上床睡了。”

不一会儿，蓉姐回来了。我听见她问母亲：“小奇回来了没有？”

母亲回道：“早回来啦！”

蓉姐说：“他咋不吭一声儿，害得我好找。”

当时，我真想爬起来揭穿她的老底儿，但又怕事情穿帮，让她受不了，母亲也会因此而对她的生气，就忍住了没说。

后来蓉姐来到我的床前，轻轻地拍了拍我。我偷偷地睁开眼，也斜了她一下，只见她脸红扑扑的，像刚涂了一层胭脂；双眸亮晶晶的，充满了晶莹透明的水质；胸脯微微地起伏，头发有些零乱，一脸幸福地对着我笑。

我心里更有气了，故意又闭了眼睛，装睡着了不理她。蓉姐无奈地摇了摇头，叹了口气走了。我却在被窝里哭了……

三

我步行二十几里山路回到家已是傍晚掌灯时分了。